

相國寺考



相 国 寺 考

(修订本)

熊伯履 编著

中 州 古 籍 出 版 社

0184/35
内 容 提 要

相国寺原是闻名全国的很古老、很巨大的一个佛教寺院，是开封市内的名胜古迹之一。作者熊伯履教授曾参考二百八十多种古今有关图书和文献、并亲自实地调查走访，写成这个《相国寺考》。全书分别叙述该寺从唐、五代、宋、金、元、明、清和民国，迄止新中国成立后等各个时期的概况沿革。伯履教授治学严谨，实事求是。在考证的事例中，均参考各有关文献和图书加以分辨，能作肯定的则予肯定；对于记载矛盾，尚不能统一的，就作了分别说明而存疑。实是一个经过科学方法整理的相国寺的综合历史文献。

相 国 寺 考

（修订本）

熊伯履 编著

责任编辑 袁昌淞

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

河南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850×1168毫米32开本7.75 印张 187千字

1985年5月第1版 1985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650册

统一书号 11219·31 定价 1.20 元

K 928.75
7

编写缘起

开封是我国历史名城之一，与北京、西安、洛阳、南京、杭州同称为六大文化古都。不过，因为经过了屡次水患、火灾和兵燹的损坏，现在市内遗留下来的名胜古迹，大都残缺不全，其中保存比较完整的，只有一个相国寺。它原来是全国很古老和很巨大的一个佛教寺院，计有一千四百年的悠久历史。唐宋两代寺内存在着许多极著名的建筑物和铸像、塑像、装像及壁画、字迹、石刻等等优秀作品，可惜遭受了历次自然的和人为的灾害，大都灭失无存。但是清代重修的四座宏大殿宇以及八角殿内的木雕巨像和移存河南博物馆内雄丽的铜铸巨像（仅存头肩）与一些铜铁铸像，至今依然存留着；并且在明末河决淤没后，唐宋以来的优秀作品，可能还有一部分埋藏在地下，这些都是历代劳动人民运用惊人的智慧才能所创造的祖国物质文化遗产，是值得我们赞美和珍贵的。

其次，相国寺在北宋时代是全国首都——东京的最大寺院，号称皇家寺院，曾经出现过许多高僧名释，并且还有许多历代名人遗留的事迹，散见于前人记载。又如唐代日本僧空海赵长安求法，宋代于阗僧善名印度僧曼殊室利来聘，明代释宗泐使西域求佛经，都曾在寺寄留，以及宋代高丽遣使模写寺庭壁画等等，均足证明相国寺在当时成为中外佛法文化交流的中心。这一系列的历代资料，关系我国文化掌故，都应该予以重视和保存，而不应该听任它淹没无闻。

再者，开封在唐宋时代，商业经济已相当发展，而相国寺则

处在这繁华都市的中心，因而自北宋时代起，就经常地成为市民娱乐和交易的集中地点，保有丰富多彩的民族传统。不过，从前由于封建统治阶级漠视群众的利益，任其毁坏，不事修整，久已破陋不堪。自解放后，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对于相国寺的修建和缜密布置，在短短的时间里，已经使它的面貌焕然一新。这就使得作为开封名胜古迹之一的相国寺，完全成为满足广大人民物质上和文化上需要的场所。通过这样新旧社会的对比，足以加强人们对社会主义新中国的热爱，这就更具有现实的重大意义。

因此，我们为着使人们从相国寺一个角落里认识中华民族的悠久文化和人民政府的伟大成就，实有详细地加以介绍叙述的必要，这就是编写这个册子的缘起，也就是编写这个册子的意义。

但是，编者学识浅陋，文史研究的业务水平本来不高，政治理论水平更是不够，因而本编内错误和不正确的看法、提法，当然相的当多，希望海内宏达，不客气地予以指教批评，以便随时修改，这是万分荣幸的。

凡 例

一、本编按各个时代划分，而将关于某一时代内各种事物的资料（如建置、造像、壁画、字迹、石刻及僧侣状况、市民娱乐、交易等等）分别罗列，加以综合性的叙述，藉以表明各个时代相国寺的景况和它的变迁。至某种事物在前后时代有互相关联的地方，则于叙述中特加指出，来表示它的发展规律。

二、本编关于清代以前的历史事实，均系根据前人书籍和碑碣的记载；关于清末及民国时代事实，除有书籍记载外，主要是根据旧日寺僧及当地多年居住人们的口述；关于解放后的事实，主要是根据各机关负责同志的书面上或口头上的说明及编者的实地调查。其中引用碑碣、书籍及公文等资料，为着便利阅者查考起见，除引文内注明书籍卷数外，并在本编尾开列引用资料的著者或辑者的姓名及时代。

三、本编初步搜集的资料，只要能够从正面或侧面说明相国寺的各种情况，都尽量采取全录或节录，藉供考证。但前人关于相国寺的诗文，如果与考据无关，均舍弃勿录，纳入另编的《相国寺历代诗文丛辑》内。

四、本编为着避免阅者翻查原书多费时间起见，在引用时尽量照原资料抄录，其中内容过于荒诞或离本题太远的部分，亦必在可能范围内按前后语气略予剪裁，用删节号加以节录，其在最重要原始资料中，纵令有些涉及荒诞的记载，而为着考证的便利，仍在必要限度内予以大量保留。

五、本编引用前人记载，除用引号叙入本文外，遇有另行全

录或节录的地方，均低三格书写；其引文中有小注、按语的地方，则内加引号并标明原注、自注或注字样，以清眉目。此外，引用前人记载有须校勘、注释或补充订正的地方，则用括弧或用双行加注附加按语，免与引文混淆。

六、本编因关于相国寺的前人文言记载，相当繁多，引用时不再用白话解释。但有些骈体文字使用典故，比较难解，特择其中关系历史事实的字句，略加解释，以期明了。

七、本编引用前人记载，遇有互相重复的地方，则酌量情形分别处理，或按时代前后用排列式并行列举，或专录时代较前或内容较详的记载，而用括弧将其它记载的书名标出，并注明相同或略同不具字样。

八、本编引用前人记载，遇有传闻、异词彼此矛盾，或记载简略莫明真相的地方，务求在可能解决的限度，就各项资料分别考证，使一些历史上问题澄清起来；但因目下客观条件无法解决的问题，则揭发内中疑问的所在，留待将来考证。

九、本编关于年代方面，因为历代帝王，除明清两朝外，往往一代改元数次，甚至一年改元数次，倘概用公历纪年，殊不便计算，故仍沿用历代年号纪年，而在下边用括弧将公元年代注明。至历代帝王姓名，只在第一次引用时用括弧注明，以后从略。

十、本编所述各时代相国寺的景况相当繁复，为着帮助阅者容易得到轮廓的概念，在书末附表，并将重要碑文、传文附录于后，以便参考。

相 国 寺 考 目 次

编写缘起	(1)
凡例	(1)
第一章 相国寺的地址和它的面积	(1)
第二章 相国寺的由来	(4)
第三章 唐代相国寺的景况	(19)
第四章 五代相国寺的景况	(29)
第五章 宋代相国寺的景况	(35)
甲 宋代相国寺的建置	(35)
乙 宋代相国寺的壁画	(61)
丙 宋代相国寺的僧侣及斋会宝藏和寺产	(68)
丁 宋代相国寺与中外佛法交流的关系	(77)
戊 宋代君主对相国寺的崇奉	(79)
己 宋代民间在相国寺的交易	(89)
庚 宋代民间在相国寺的游乐	(99)
辛 宋代东京陷落时相国寺的悲惨情况	(103)
第六章 金代相国寺的景况	(107)
第七章 元代相国寺的景况	(112)
第八章 明代相国寺的景况	(116)
第九章 清代相国寺的景况	(129)
甲 清代相国寺的建置	(130)
乙 清代相国寺的僧侣及寺产	(148)
丙 清代省地方长官对相国寺的重视	(151)
丁 清代民间在相国寺内的交易及游乐	(152)

第十章 民国时代相国寺的景况	(156)
甲 第一时期即自民国元年(公元1912年)一月起至十六年(公元1927年)十月止.....	(156)
乙 第二时期即自民国十六年(公元1927年)十月起至二十七年(公元1938年)六月止.....	(157)
丙 第三时期即自民国二十七年(公元1938年)六月起至三十四年(公元1945年)十月止.....	(164)
丁 第四时期即自民国三十四年(公元1945年)九月起至三十七年(公元1948年)十月止.....	(166)
第十一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时代相国寺的景况	(168)
甲 解放后相国寺的修建.....	(170)
乙 解放后相国寺的文化.....	(177)
丙 解放后相国寺的经济.....	(181)
丁 解放后相国寺的群众组织.....	(184)
相国寺大事年表	(187)
相国寺建筑物新旧对照表	(194)
关于河南省博物馆馆藏相国寺遗物经过及附表	(204)
河南省博物馆现存相国寺遗物表	(205)
相国寺八角殿中亭顶铜宝瓶内存遗物表	(209)
附录	(211)
大相国寺碑.....	(211)
唐东京相国寺慧云传.....	(214)
大相国寺碑铭.....	(217)
重修相国寺并建行馆小记.....	(223)
引用资料.....	(225)

相国寺考

第一章 相国寺的地址和它的面积

相国寺在一九二七年以前，是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一个很古老的巨大佛教寺院之一。它的地址，是在河南省开封市南部略偏东，位于南门内自由路西段东首路北。而上溯唐代，是在汴州随河（即汴河）北岸福慧寺经坊北（见《宋高僧传·慧云传》）；宋代是在东京里城（一名旧城与今市城略相当）大内前州桥（正名天汉桥）之东临河大街（见《东京梦华录》）；明清两代是在开封府祥符县大宁坊（见《明成化河南总志》、《清光绪祥符县志》）。这些街坊名称，虽历代有变更，而它的地址，基本上是没有移动的。

但是，相国寺的面积大小，却古今大有不同。据清初《释真诠纪录》说：“基址七进，约有五百四十余亩。”而它的四周地界，据清人常茂徠从《相国寺纪略》说：“此寺旧基周围五顷四十亩，南至祥符县治马道街（一称相国寺前街即今自由路西段），北至鼓楼西街（一称相国寺后街即今寺后街），东西至两马道街（东即今马道街、西即今县马号街）。”不过，常氏《纪略》所说，相国寺旧基东至今马道街，而照前人记载，唐宋时代相国面积，却扩展至马道街以东，比常氏所说更加宽广，这有下列四点可以证明。

（一）《五代名画补遗》内载：“唐睿宗（李旦）勅改故建国寺为相国寺，乃省安业寺而属焉。”按今古楼街一带，旧名安业坊（见《光绪祥符县志》）。溯宋初改定里外城坊名“安业坊仍旧名”，足见由来甚久，该坊即因安业寺而得名。而安业寺地址，据《汴京遗迹志》所载，“在鼓楼街东北钉秤巷”，也就是《如梦

录》所载的“三眼井再东的定秤胡同，”约在今三眼井街迤东二道胡同附近。唐代安业寺既併属于相国寺，可见当时相国寺东部已扩展至今鼓楼街中间路北一带。

(二)《佛祖历代通载》、《释氏稽古略》及《续文献通考》都说相国寺原有六十四院，宋神宗(赵顼)元丰年间才归并为“二禅八律”，《事物纪原》、《使燕日录》、《汴京遗迹志》并且将它东西各院的名称一一标明出来。其中有慧杯、智海两院，号称为“相国寺东西二巨禅刹”(详见第五章)。所谓慧林禅院俗呼为铁佛寺，原址在今马道街路东的铁佛寺街路北(见《雍正河南通志》、《康熙开封府志》、《乾隆及光绪详符县志》)；又原来相国寺西院一带，也就是所谓智海禅院的旧址(见清王延瑞《重修碑记》、《鸿雪因缘图记》)，彼此正是遥遥相对。而现在相国寺东院一系列殿阁，从前相传前后七进，乃是当时相国寺的中部、称为“寺庭”(见《宋会要辑稿》)，其东西两侧，还排列着许多“禅院和律院”，东边一带的禅院律院，有的更建立在今马道街以东，可见宋代相国寺，不只是以马道街为东界。

(三)《续资治通鉴长编》，《玉海》及《东京梦华录》所说相国寺前临汴河，宋代建有一座相国寺桥，正名延安桥，与保康门(即宋东京裏城南面三门中偏东的一个门)相对。这座石桥明代尚存，后来河决淤没，据《如梦录》常茂徠注，它在相国寺东角马道街南口，而宋代则是建立“在相国寺前”。据此也可从侧面推定宋代相国寺东部，延长到今马道街以东地带。

(四)据魏泰著《东轩笔录》所载：“寺基旧极大，包楼坊之地，今南北讲堂巷，即寺之讲院，戒身巷即寺之戒壇也。”按《东京梦华录》，寺东门街巷列有南北讲堂巷及界身巷(界戒声韵全同当是一巷)名称，现虽不能指实地点，但即云寺东，大约亦在鼓楼街附近一带。魏泰为宋神宗时人，据他的记载，从前寺内的讲堂、戒坛，当时久已化为商民居住的街巷。由此可以反证

唐代相国寺的面积，当比宋代更广。

再者，相国寺从前还有许多附属寺院，一般称为“下院”。如五代后周的天寿寺、俗号“东相国寺”（见《事物纪原》引《东京记》），宋代改名景德寺（详见第四章），其地址据《汴京遗迹志》载，在丽景门（宋东京里城东面二门中偏南的一个门，即现在的宋门）外。明代的南北大黄寺、景福寺并入相国寺（见《汴京遗迹志》），其地址据光绪《祥符县志》载：景福寺在城东北马尾墙保；南大黄寺在城东北母寺保；北大黄寺在城东北陈桥保（详见第八章）。这些下院，在当时均属相国寺管理的范围，它的规模宏大，更可以想见。

但是，相国寺自经清乾隆年间重修时，“周遭各设公廨”、“星罗棋布”（见《阿思哈碑记》），一名名郡行馆（如现今人民会场和将军胡同小学即行馆遗址）占去了很大部分，“规模遂狭”（见光绪《祥符县志》）。加以历年市廛民居的占用，寺的面积较乾隆重修时更形缩小，只剩下东边的三门、钟鼓楼、二殿、大殿、八角殿、藏经楼、东阁、西阁、东西各配殿、养鱼池以及西边的西院内各项建筑，包括着法堂、拈花楼、方丈室、西大殿、祖堂、放生堂、念佛堂、戒坛、禅堂、香积厨等（见《相国寺旧图》），作为相国寺的范围。其余原来直辖的禅院律院和附属的下院，有的早经独立，有的颓废无存，更与相国寺无干。到了一九二七年冬，旧省政府当局废寺改为中山市场，于是作为历史上很古老的巨大佛教寺院之一的相国寺，在本质上完全起了变化，因而现在的相国寺，仅能作为名胜古迹之一来看待了。

第二章 相国寺的由来

相国寺的地址，相传距今二千二百余年以前，原为战国时魏公子无忌——信陵君的故宅，或者说是他“胜槩”“胜游”“游赏”的场所，因而宋代将这一带地段叫做“信陵坊”。关于这项传说，是散见于下列各种记载的：

《东轩笔录》卷十三 旧传东京相国寺，乃魏公子无忌之宅，至今地属信陵坊，寺前旧有公子亭，丁谓开保康门，对寺加桥（按即《东京梦华录》所载的相国寺桥），始移亭子近东。寺基旧大，包数坊之地，今南北讲堂巷即寺之讲院，戒身巷即寺之戒坛也。（《说楮》所载相国不具录）

《文昌杂录》卷一 礼部刘郎中借《东京记》云：相国寺前有公子亭，临汴水，大中祥符七年（公元一〇一四年）徙近西北，直景灵宫，即魏公子无忌胜槩之地也。

《太平寰宇记》卷一 信陵亭在城内临河，当相国寺前，魏公子无忌胜槩之地。

《北道刊误志》 信陵亭在城内，临汴水，魏公子无忌胜槩之地，俗曰公子亭，旧在相国寺前，大中祥符七年（公元一〇一四年）徙于此，（下注）“北直景灵宫”。

《汴京遗迹志》卷八 信陵亭在相国寺前，魏公子无忌胜游之地，公子亭在丽景门外，公子谓无忌也。

《如梦录·街市记》 ……相国寺，即七国魏公子无忌故宅。

《宋东京考》卷十一 信陵亭一名公子亭，在府治东北

相国寺前，大中祥符中建保康门，始移亭于丽景门外。

《大明一统志》卷二十六 信陵亭在府内相国寺前，本魏公子无忌胜游之地，旧有亭。

《明成化河南总志》卷四 开封府下《古迹》：信陵亭在本府城内相国寺前，本魏公子无忌胜游之地。（《清康熙开封府志》卷十六、《古迹志》同）

明嘉靖《河南通志》卷二十一、《古迹》 信陵亭在府城内相国寺前，魏公子无忌胜游之地，旧有亭。（清顺治《河南通志》卷二十、《古迹》、《雍正河南通志》卷五十一、《古迹志》同）

清乾隆《祥符县志》卷四、《古迹》 信陵亭在县内相国寺，战国魏公子无忌游赏之地，旧有亭。（清光绪《祥符县志》卷十四、《古迹志》同）

从战国以后，经历秦、汉、魏、晋许多朝代，这个地址作何用途，记载欠缺，无从考证。南北朝时代，佛教盛行，各处纷纷建立寺院，尤其是北齐疆域虽只占北朝的一半，而境内佛寺，计有四万余所（见《佛祖统纪》卷三十八、《释氏通鉴》卷六、《释氏稽古略》第二），较历史上任何朝代为独多。当北齐文宣帝（高洋）天保六年（公元五五五年），即距今一千四百余年的时候，曾在这个地址建立着一座建国寺，后来遭兵燹毁坏。唐初为歙州司马郑景的宅园，附近还有一个福慧寺经坊。景云二年（公元七一一年），僧慧云募购郑景宅园，掘得北齐置寺的古碑，遂改福慧寺为建国寺，并将前在神龙二年（公元七零六年）募铸的弥勒佛像高一丈八尺安置其中。当时睿宗（李旦）以旧封相王即皇帝位，因为感梦，于延和元年（公元七一二年）七月诏改为大相国寺，先天元年（公元七一二年）八月御书牌额，作为他由相王即位的纪念，距今也有一千二百四十六年，这就是相国寺的由来。

关于相国寺的由来，初步地蒐集前人记载，计有下列各方面资料：

《李邕大相国寺碑》…此寺伽蓝，古废建国。有濮州（按即今山东省濮县）之像，自安业而来。及逝将复归，坚守常住。人至万且千，飞声殷雷，用壮敌国。坐如清泰（一作请黍疑误），安如须弥。有若部人郭宾者，生心起谤，双目失明；有若部人陈振者，兴言逛徒，喉肿及舌。皆追悔自昔，痊平至今。或没身为奴，或铸钟依佛。延和初载（公元七一二二年）奉诏改为大相国寺，复置额焉。先天中（公元七一二二年）内府降财，御书题额。睿宗通梦，买应肇发。临遣硕德僧真谛，载驰载驱，乃慰乃止。昭宣渥命，宠锡神幡。吏人候迎，法侣围绕，豁厘里罗郊原者，不可胜计。夫以金仙圣容之表，先主感之。代邸嘉名之旧，先主标之。笔精池水之妙，先主躬之。故能钟乾坤，激日月，光景遐烛，德寓弘复，曷云比也。我开元神武皇帝受天元禧，祚国传宝。睦九族，叶万邦。功济而业成，道光而孝理。惠康父子，义结华戎。环瀛之滨，大兴之上。颀颀而载，欣欣而怀。逮识路于兹，寓目于兹者，莫不瞻大名，钦圣札。仰天性而泣遗泽，荷慈氏而叹坚林。形力者罔告劳，檀施者罔辞弗，庄严不独于示相，功得何止于无为。……实相感通之应，圣迹飞动之神，安可默颂声阙题纪者已。乃作颂曰：佛法住持，正教弘益。真容见寺，先帝书额。藩邸鸿名，建国前迹。我皇孝理，我人光泽。日月明明，家邦赫赫。观妙追远，怀恩惟昔。八部庄严，四天感激。以式永代，是纪丰石。（全文见附录，按《纬略》卷七载“唐人说李邕前后撰碑八百首”后载（“邕碑今尚遗者”）凡十八通，而无大相国寺碑一项，可见此碑在宋代已不存在。）

《宋高僧传》卷二十六《兴福篇》第九之一《唐东京相国寺慧云传》 释慧云，姓姚氏，湖湘人也。性识精明，气

貌疎朗。高宗麟德元年（公元六六四年），正十岁矣，……从往南岳初祖禅师，禀承慈训。……至于弱冠，于岳寺受具足法，自专护戒，且善毗尼（按即律藏的梵名），寻罢讲科，专营福事……。长安元年（公元七〇一年）来观梁苑，夜宿繁台，企望随河（按即汴河）北岸，有异属气天，质明入城寻睹，乃歙州司马宅西北园中池沼。云徒步临岸，见涟漪中有天官影，参差楼阁，合沓珠璣，门牖彩绘，而九重仪像，逶迤而千状，直谓兜率之宫院矣。云睹兹异事，喜贯心膺，吾闻智严经说，琉璃地上，现宫殿之影，此不思议之境界也。今决拟建梵宫，答其徵瑞。乃挂锡于安业寺，神龙二年丙午（公元七〇六年）往濮州属县报成寺。发愿为国摹写弥勒像，举高一丈八尺，募人出赤金，于时施者委输逡巡若丘阜矣。遂振囊箫，程巧工，一铸克成，相好奇特。迨景龙四年庚戌（公元七一〇年）六月，属温王（李重茂）让位奉睿宗、叔父也。景云元年（公元七一〇年）云于寺东廊南隅，造别殿，安圣容，始云治材，方议版筑，檀越众议纷纭，未成建树。至二年辛亥（公元七一一一年）于福慧寺经坊北。贺新安典午（按意即歙州司马）郑景宅，方事兴工，掘得古碑，则北齐天保六年乙亥岁（公元五五五年）置建国寺，乃高欢嗣子文宣帝也。睹之者皆惊叹，同舍利弗悲蛩蛩焉。采访君使称异再三，遂沿此记，改福慧寺为建国寺，迎取安业圣容及殿材至寺。太极元年（公元七一二二年）五月十三日改元延和，是岁刑部尚书王志愔为采访使，至浚郊（按即浚仪县，唐属汴州治，延和元年又析浚仪于州城内别置开封县）宣勅，应凡寺院无名额者，并令毁撤，所有铜铁佛像，收入近寺，云移所铸象及造殿宇门廊，犹亏彩绩，遇新敕乃辍工。云于弥勒像前泣泪焚香，重礼重告曰：若与此有缘，当见奇瑞，策悟群心。少顷，像首上放金色光，照耀天地，满城土庶，皆叹希有。是

时生谤毁者，随丧两目，又有舌肿一尺许者，远近传闻，争来瞻礼，舍施如山，乃全胜概，像坐垂趺，人观稽顙，涉悉报者，云望为像其悔过，斯须，失明者重视，舌捲者能言，皆愿为寺之奴，持钟扫地也。采访使王志愔贺兰务同录祥瑞，奏闻睿宗，潜符梦想，有敕改建国之胜为相国，盖取诸帝由相王龙飞故也。仍敕佛授记寺大德明干同共检校功德，勿令州府烦扰。中书舍人贾曾、侍郎崔诏，给事中卢逸、中书侍郎平章事岑义皆捐俸禄，共构因缘，或启发心之元，或施外护之力。先天中（公元七一二）年行传神于潞邸，玄宗（李隆基）即位，至八月十五日，上皇御书寺额，奉诏令大德真帝并弟子二人品官一人，赍敕赐幡华及寺额至，迎受悬挂。云道化梁园，身荣福树，百令有限，四相交迁，终于寺之别院，葬今京之东郊寺庄，塔亭存焉，时号造寺祖师。（全文见附录，《佛祖统纪》卷四十，所载相同，但较略。又《明万历祥符县志》亦略有记载，但郑景作郑审，贺郑景宅作募缘易宅，其余大致相同，不具录。）

《五代名画补遗》：……唐中宗（李哲）太和昭孝皇帝神龙二年丙午岁（公元七〇六年），有汴州安业寺沙门惠云（注）“唐之汴州宣城（按城应作武）军节度，即今京师也，安业寺即今大相国寺也。”往濮阳（据《宋高僧传》阳下脱一报字）成寺得弥勒像样高一丈八尺，后归寺铸成，欲于安业寺安置，（注）“失铸人姓名也。”乃为本寺僧众嫉而拒之，惠云乃于安业寺东偏（据汴京遗迹志所载，位置东应作西），营别建国寺而安之。睿宗兴孝皇帝延和初（公元七一二年），建国寺被毁，其像将迁入安业，有瑞光，会官吏敷奏，寻勅改建国寺为大相国寺，后赐御书额，乃省安业寺属焉，则今之京师左街大相国寺是也。（注）惠云铸成金像时，为本寺僧众嫉其能而不许安置，惠云遂以囊篋所有，乃资（按《高僧传》资应作货）歙州司马郑景之第安置。泊掘地